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四十四
至四十七



13
849
213



13
849
213



册府元龜

不樂燕雀下息正終斷爵子司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高以貢舉部六
 唐德宗正元元年九月乙巳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
 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
 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

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嚮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踰豈澆醜必繫於時邪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求厲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唯求前王之典謀朕乃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八月減而私室愈貧庶察日

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稔沴薦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日時之不又厥罰賜又日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開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

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
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禪朕
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所隱

十月甲子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韋執誼等一十
八人官有差

十年九月丁丑以官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前進
士裴垍等一十人

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監試應制舉
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
朕以寡薄獲奉睿圖嚴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萬邦

之廣庶務之殷而燭理未明體道未至思欲復三代
之盛烈顯十聖之耿先是用詳求正言思繼先志子
大夫等藏器斯久賁然而來白駒就維淇鍾待扣唐
茲獻納朕甚嘉之言觀國先宜有廷試本將詢事豈
忘臨軒園邑有期營奉是切求言誠感未暇躬親爰
命公相泊於卿士親諭朕意延訪嘉謀至於興化之
源才識攸重練達吏理詳明儒術當是三道副朕旁
求意或開予靡有所隱條例所問畢志盡規當酌古
而參今使文約而意備朕將親覽擇善而行並宜坐
食訖就試策賢良日朕觀古之王者君人受命兢業

敬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康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角無用之虛說文旨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虛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籟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寢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

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疇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番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元帝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敦

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倬後害

辛酉詔曰構大厦者必總於群材成大川者必資於百谷故思理之主求賢罔遺所以昭宣令圖廣大前緒觀文緝化其在茲乎朕以寡昧獲奉丕業虛已問政實始於茲考言求益敢不祗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會於中臺必究其論問密以獻省自朕躬果獲賢能副於饑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人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郁白居易曹京伯韋慶復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崔護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次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第五上等陳帖等咸以待問之美觀光而來詢以三道之要復於九變之選得失之覽粲然可觀宜膺德茂之異式叶言揚之舉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卽與處分

三年二月御宣政殿試四科舉人

裴垣元和初召入翰林三年詔舉賢

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儒李宗閔亦苦諫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考三策皆在裴垣居中復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幸泣訴請罪於帝帝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垣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壬寅勅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等人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

以上三月二十三日於尚書省同試

三月戊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奏應制科人等伏奉
今月十一日勅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
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
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酌然議裁定
其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
省策試亦非舊典今覃恩旣畢庶政惟新况山陵日
近庶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停
罷從之

長慶元年三月勅今年進士及第鄭朗等一十四人

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試聞
奏

四月丁丑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
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善爲朋黨謂之關
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
懷鄭郎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
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管
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
其本事詞律鄙淺蕪累至多亦令宣示錢微庶其深
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

泰用引寧僭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溫業
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祖通與及第盧公亮等十人並
落下從自今以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
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貶禮部侍
郎錢徽爲江州刺史

十月詔文武嘗叅官及諸州府准制舉薦賢良方正
人等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宣政殿策試宜令所司
准式

十一月戊午御宣政殿試制科舉人制曰古人有言
嘗引一代之人以理一代之務雖雋賢茂彥不乏於
時然亦在敷納以言精覈其實若決川瀆以導其氣
考金石以求其音使抱忠義者必盡其誠知古今者
必先其慮朕纂承鴻業以撫兆人嘗欲效三代之禮
修烈祖之法猶念和氣之未洽休祥之未臻百姓之
未安五兵之未戢故詳延修潔之士庶得乎未聞將
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
言子大夫覃思於六經馳驚於百氏得不講求至論
以沃朕心方直者舉朕之闕政術者體時之要慕玄
遠者裨其論贍文詞者抑其華言經者折衷於聖人
以明教化論將者先之以仁誼無效縱橫於戲子大

夫當朕之時必思有達且古之翼戴其君者尚委輅
納說荷擔吐奇由壺關之上言自南昌而諷刺况文
陛之下負宸親臨若藏器不耀結囊而去願朕深志
復何望焉當體予衷無懼後害宜坐食訖就試又策
賢良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
多歷年所經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
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長於深
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洪緒撫萬寓之黎人夙夜嚴
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
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

意正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
立由致於富彊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斟酌兼乎百
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禮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
家無蓋藏公闕儲峙卒乘之數貨帛之資統而較之
莫計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
今歟固以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復
之譽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
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徇一端不相資用
政令從事異心難以成課民佚無守輕爲游墮指明
其貫之方訴合二途之利永言致理期約厥中施爲

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智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者乖方宜定取捨之端以彰真僞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而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而勉之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岫考工員外郎賈餽同考制策

十二月辛未制曰朕自郊上玄御端門發大號與天下更始思得賢雋標明四科令群公卿士暨守土之

臣詳延下位周於草澤成列待問副予虛求昧爽臨軒俾究其論正辭良術精義宏謀繹之旬時深見忠益言刈其楚列而第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龐嚴第三次等人呂術第四次等人韋曙姚中立李躔第四次等人崔嘏崔龜從任曉第五次等人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第四等人李思玄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郢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第三次等人吳思第五次等人李商卿咸以懿學茂識揚於明廷况當短晷之辰頗着論思之美粲然高論深沃朕心永言藏器之規豈忘繫駒之

義寵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
中書門下優與處分其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
書門下卽與處分

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試弘文館較書郎龐嚴爲左拾
遺前試秘書省較書郎張述爲右拾遺前試太常寺
協律郎吳思爲右拾遺供奉京兆府富平縣尉韋曙
爲左拾遺內供奉前鄉貢進士姚中立李躔崔假並
可秘書省較書郎同州參軍崔龜從爲京兆府鄠縣
尉太子正字任畹爲京兆府興平尉草澤韋正貫爲
太子較書郎前鄉貢進士崔知白爲秘書省正字前

鄉貢進士崔郢爲太子較書郎前鄉貢進士李商卿
爲崇文館較書郎制曰昔仲尼之門以四科品第諸
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之士而登名者十有
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今况古可謂才難是用
詔爵以嘉獎其忠超擢以光明其道俾巖石之下人
思自奮晁董之盛遠以爲隣延登諫垣式佇忠益讐
書結綬皆曰顯途修其秩次亦示科等服哉遠命助
我遠猷可依前件

徽宗寶曆元年三月辛酉詔嘗叅及諸州府唯去年
三月三日制舉諸色科目見到總三百一十九人今

月二十八日御宣政殿臨試宜付所司准式
辛未帝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詔曰朕聞心術順道天
下可一言而興聰明壅途堂上有千里之遠故唐虞
而降則考試觀俗漢魏之際則詔策求賢朕纘紹丕
圖撫臨方夏實懼誠有所偏信鑒有所未周乃前歲
詔六官九卿方岳尹正有位之士逮於庶僚高懸四
科博薦群彥將訪衆政之闕酌至論之中子大夫庭
列儼然可應其品是用宵與前殿永日渴求條列坦
明咸本經史國子大夫之所講磨矣當竭誠慮無有
蘊藏宜坐食訖就試以中書舍人鄭誼吏部郎中李

虞仲並充考制策官
丁亥制曰朕深居法宮高處宸極嘗慮天下多務壅
於上聞朝廷大猷闕於中典至於伏陛叩顙造膝犯
顏皆驟遷顯榮寵以優錫尤思物不得茂遂道有所
鬱堙是用虛中訪賢側席前殿緘密以獻闕自朕躬
切弼予違無所回忌第於上下揚於正朝吾之不吝
亦可謂信於海內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
第三等唐仲韋端符舒元襄第四等蕭敞楊魯士楊
儉來擇趙杞裴憚第四次等韋繇李昌實嚴荆田堯
崔璜第五上等李澹蕭夷申馮球元晦詳閑吏理達

於教化科第五上等章正貫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第三等裴儔第四次等侯雲章咸以謹言正詞兵符
教本應問如響不窮如泉著之於篇爛然盡在宜膺
中鵠之選用叶縻爵之經在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
優與處分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卽
與處分後不數日帝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
物議宜與外官端符授同州白水縣尉魯士授興元
府城固縣尉宰臣等竟請罪名不得
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辛巳御宣政殿親策試制舉人
詔曰志本於道蓋道以致君爲先代實生才蓋才以

濟理爲務不索何以獲其實不言何以知其志故帝
堯重詢衆之訓殷宗首沃心之術其傳曰嘉言罔攸
伏又曰俊民用彰漢魏以還詔策時作暨於我唐遵
爲故事繇是善政惟又魁能間出朕祗荷大寶勤恤
兆人明不燭於幽暗惠未流於鰥寡御朽兢慮求思
永圖是以詔命有司會羣材列稽疑延闕政子大夫
達學通識儼然來思操觚濡翰條誨宿滯慰我虛佇
必引嘉猷故臨軒命書策以審訪繼燭俟奏其悉乃
辭各宜坐食食畢就試左散騎嘗侍馮宿太嘗少卿
賈鍊庫部郎中龐嚴宜並充考制策官是日宰臣等

以監侍制舉人及夜並宿於中書省
甲午詔曰王者謹天戒酌人言叶時凝命資賢贊理
斯爲令典也朕以菲德祇膺大統歲屬凶旱人思底
寧庶察弊以勤理因舉能而詢衆科別條問臨軒致
試載搜尤才果副虛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
人第三等裴休裴素第三次等李邵第四等南卓李
并杜牧馬植鄭亞崔璵第四次等崔讜王式羅紹京
崔渠崔慎繇苗愔韋昶崔樽第五上等崔渙韓賓詳
閑吏理達於教化科舉人第四次等宋昆軍謀宏遠
堪任將帥科舉人第四次等鄭冠李栻等皆直躬遵

道博古知微敷其遠猷志在引益實能攻朕闕紹政
經究天人交際之理極皇王道變之義指切精洽粲
然可觀旣校才於試可宜旌能於受祿其第三等第
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次等第五上
等人中書門下卽與處分時有劉蕢應直言極諫科
條對激切凡數千言雖不中第其文本行於時
三年三月御史臺據吏部分察姚中立稱准勅考試
別頭進士明經等官考功員外郎高緒考試禮部闕
送進士鄭齊之孝景素兩人明經王淑等十八人
並及第放榜之後羣議沸騰職當分察不敢緘默及

得高銘狀伏以進士明經並先無格限其所送進士
二人文藝並堪與及第明經此年所送不過三五人
今年禮部開送十一人及考試帖義十一人並堪與
及第勃鄭齊之季景素據所試比校嘗例得者不甚
過差宜並與及第明經王淑等五人覆試帖義通數
高並與及第餘落之
武宗會昌四年二月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常卿王
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楊知至竇
緘陽嚴鄭朴源重奉勅只放楊嚴及第餘並落下
五年二月左諫議大夫陳商知舉放進士二十八人

覆落八人時以去年僕射王起知舉放二十五人續
奏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部留守牛僧儒女
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勅遣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
嚴一人至是又遣敏中覆試落下八人議者以爲公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
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瑒鄭延林等皆以
文藝爲衆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
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
司考試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

依常例取捨不得別有奏聞

懿宗咸通十一年正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
于德孫吏部侍郎楊知溫考官司勳員外郎李輝禮
部員外郎崔澹等考試應宏詞選人

十二年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歸仁晦李
當考官司郎中鄭紹業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試宏詞
選人

十三年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鄴吏部侍郎獨孤雲考
官職方郎中趙蒙駕部員外郎李紹考試宏詞選人
試日蕭勳替差右丞孔溫裕權判

僖宗乾符四年正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
晦吏部侍郎崔堯考宏詞選人

五年六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宏
詞選人

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宏詞選人駕部
郎中盧蘊刑部郎中鄭頊爲考官
晉高祖天福七年五月勅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
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臧謀起今後應進策條
中書奏覆勅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
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

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優牒合格叅
選日其試策上者委銓司超壹資注擬其試策中者
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
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其本官
並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
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並准前後勅
文處分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差翰林學士魚崇諒就樞密
院引試進策人考定昇降聞奏

三年五月勅進策獻書人宜令翰林學士申文炳如

樞密院引試定優劣聞奏

十一月乙卯命翰林學士竇儼試進策官曹巨源鄧
杲李曉等於禁中策曰王者以禮御人倫以樂和天
地以兵柔萬國以刑齊兆民四者何先殊塗同治或
因或革各適所宜故五帝殊時不相襲禮三王異世
不相沿樂兵有務戰不戰之異刑有輕次重次之差
歷朝張施繁不具引自唐祖混一函夏太宗嗣成聖
功言其禮則三正有嘗言其樂則七宗有秩兵息而
臣道咸順刑措而民心不渝五帝三王不定向也越
自天寶之後國經混然禮樂湮墜而衆不知兵刑煩

擾而下不畏朱梁晉漢皆用因仍洎我朝開創以來
力務興振然薰歠燼滅歷年滋多焦思勞神觀效未
著予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聽聲
明文物無其缺祝嘏辭說必有序萬儀咸秩百神受
職家肥國肥知禮之尊也當用何理副茲虛懷予欲
六律六品七政九變金石絲竹之器羽旄干戚之容
歌其政舞其德與夫文音武坐比崇昔時天和地平
知樂之崇也予當深辨其理為時陳之予欲混同天
下親征未照手振金鼓跋履山川加商高宗之伐鬼
方若魏武帝之登柳塞則六師所至供億無窮衆與

民勞自古皆慎若但任偏將屯於邊鄙縱兵時入茹
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終歲如是得無憫然何
以令佳兵不具彼魁革面王塗無所玃隔方貢自來
駿奔更思爾謀以逮明畧予欲斧鉞不用刀鋸不興
桎梏朽蠹無所設施無城春鬼薪之役無三居五宅
之流盡衣冠而人不犯虛囹圄而不入無刑之理何
以致諸子大夫博議洽聞窮微觀與提筆旣干於奇
遇撞鐘必應於嘉音抱屈將伸直言勿隱旣而以所
對之詞上進乃授巨源及杲簿掾賜曉進士出身後

或召郡國限其口率或令公卿舉其所知或廣示於
詳延或兼許而自至正乃科級之沿革名品之差異
申于有餘里蓋數十百數今之論選歷代而小年成
亦盡於斯而已矣

漢惠帝四年正月詔舉民孝悌力田者

文帝二年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者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召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
事父母

廉謂清潔
有廉隅也

元封五年四月詔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域者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一人

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四月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四年四月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

人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其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

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八月詔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四年正月制舉茂才異倫之士
 神爵四年四月詔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元帝初元二年三月詔丞相御史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元年二月召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上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始今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

部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
 有按定其第高下申知其人賢否

二年三月詔內郡國舉茂異等賢良直言之士一人
 成帝建始二年二月詔令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三年十二月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河平四年三月詔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江加二年三月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
 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二月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

州牧守相舉孝悌醇厚能直言通正士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

元壽元年春正月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醇厚

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召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

章帝建初元年二月詔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月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任堪使也典主也長

謂縣長相謂侯相

八年十二月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

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

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明毅多畧遭事不惑

明足炤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公清之

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

尤異孝廉吏務實較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

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

三十人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詔公卿內外官郡國守相舉賢

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

五年閏三月詔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

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

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較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

任將帥者

元和元年四月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建元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較尉舉武猛堪

將帥者各五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

貢舉部

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較尉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曠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永嘉元年九月詔三公特進侯卿較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詔大將軍公卿較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

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卿較尉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詔公卿較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詔公卿較尉舉賢良方正

九年正月詔公卿較尉郡國舉至孝 七月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較尉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

明戰陣之畧者詣公車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詔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

子 貢舉部 卷之四十五 六

明帝泰和二年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

四年十二月詔公卿舉賢良

青龍元年三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十一月詔王公卿及郡國守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五年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八年二月詔內外郡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

太康九年五月詔內外羣臣舉守令之才

咸帝咸和六年三月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七年十一月詔舉賢良

宋孝武大明六年正月詔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

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具以名聞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詔曰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遯

棲信誠行義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滄民者精加

詳括

明帝泰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林澤貞栖直園耿潔博

治古今敦崇孝讓者具卽以闢隨就褒立

五年九月詔其有身栖隱約息事衡樊志恬江海行

高塵俗者所在精加搜括時以名聞

後廢帝初卽位詔其有孝友門族義讓光聞或匿名屠釣隱采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俗者俟聞嘉薦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若懷寶迷邦蘊竒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兼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清元年正月詔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丘壑聞達不求咸使上言

陳文帝天嘉元年七月詔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宣帝大建四年九月赦詔耆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凡厥在位各舉所知

後魏明元永興五年二月詔有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爲人師者令詣京師太武延和元年十二月詔州郡進舉賢俊各令鄉閭推舉旣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各孝文延興二年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行在所

三年冬十一月詔其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者具以名聞

太和十七年九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八年春正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

十二月詔鄆豫二州孝悌廉義文武應求具以名聞

十九年四月詔兖州刺史舉部內士人才堪軍國具以名聞

六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有堪者具以名聞

二十一年正月詔雍州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

貢舉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詔有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可以禮召赴闕

北齊孝昭皇建二年詔其高才良器兒文兒武理識

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

一長無待兼資方克舉限

後周閔帝元年正月詔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別九人

武帝建德三年二月詔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
四年十月詔諸畿郡各舉賢良

六年三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
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多少

隋文帝開皇三年正月詔舉賢良

十八年七月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
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

仁壽三年七月詔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
通識治亂寃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者不限多少不
得不舉

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
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
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
羨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
之以禦侮濟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
亦宜採錄文武有職者五品已上宜依今十科舉人
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
五年六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濟力驍壯超
絕苛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
科舉人

十年五月詔郡舉孝悌廉潔各十人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詔其有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爲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弁志行修立爲鄉閭所推者舉送雒陽宮

十五年六月詔令天下士庶人之内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

十七年五月乙丑詔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學異能卓犖之士

高宗以正觀二十三年六月卽位九月詔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師嚴才堪教胄者志節高妙適用清通博聞強記終堪鄉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事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者京司長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

顯慶元年十月詔宜令河南河北江淮巴南州縣或緯俗之英聲馳管樂或濟時之器價逸蕭張德宰帝師材堪棟輔者必當任之不次

二年二月詔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牧守各舉所知或勇冠三軍翹關拔山之力智兼百勝緯地經天之才蘊竒策於良平馳功績於衛霍蹤二起於吳白軌雙李於牧廣賞織善而萬衆悅罰片惡而一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

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

韓思彥及第

五年六月詔內外官四科舉人或孝悌可稱德行夙著通涉經史堪居繁劇或游泳儒術沉研冊府下帷不倦博物馳聲或藻思清華詞鋒秀逸譽標文雅材堪遠大或廉平處事強直爲心洞曉刑書兼包文藝者精加搜訪各以名薦

龍朔三年八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巖藪幽素

之士

乾封元年幽素科

蘇瓌解琬苗神客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策

二年十月令天下諸州舉鴻儒碩學博聞強記之士

上元三年正月詞彙文律科

崔融及第

儀鳳元年十二月詔或孝悌通神遐邇推敬或德行光俗邦邑崇仰或學綜九流垂帷觀奧或文高六義下筆成章或備曉八音洞該七曜或射能穿孔力可翹關或丘園秀異志存栖隱或將帥子孫素稱勇烈

亦有婆娑鄉曲負材傲俗為譏議所斥陷於跣跣之流者各以名聞

二年十二月詔或才蘊廊廟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量或奇謀異策決勝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譽謬忠量志存規弼或繩違糾惡不避權豪或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之任咸宜搜訪具錄封進

調露元年七月詔或孝悌純至感於神明或文武兼資材堪將相或學藝該博業標儒首或藻思宏瞻辭擅文宗或洞曉音律識均牙曠或深明曆數妙同京

管者咸令薦舉

永隆元年岳牧舉 武陟縣尉賀半千及第

則天垂拱四年十二月詞標文苑科 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及第 抱儒素之業

科 李文尉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薛稷冠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張河及第

萬歲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 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 蘇頌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兼禮洪子與盧從愿趙不欺

及第

并序元龜

貢舉部

卷之六百四十五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

崔翹鄭少徵及第

疾惡科

馮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

馮克庵及第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九品已上及朝集使舉賢良

方正直言之士

二年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是年有才膺管

樂科

張大求魏啓心魏倍盧絢張文成褚珍成廩業郭隆趙不爲及第

才高位下科

馮萬石昆良身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

張九齡康元環及第

賢良方正科

蘇晉宋務光冠批盧

怡昌詢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

侯銘及第

茂才異等科

王敬從盧重玄及第

睿宗景龍元年十二月制舉有能明三經通其大義

者能宗一史知其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者

善六書文字辯其聲象者博雅造曲度知六律五音

者明韜畧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聽於受

顧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試以聞

二年文以經國科

袁暉韓朝宗及第

藏名負俗科

李俊文及第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軍將

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

品以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又有文經邦國科韓

及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

郭璘之張九齡道侔伊呂科張九齡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杜昱張子斷張秀明嘗無各趙若正賈登邢巨及第

二年六月詔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者訪名

聞奏

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咸

令自舉其年有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

倫屠釣科孫述良才異等科張固之崔翹及第

五年二月詔有嘉處幽栖養高一仕者州牧各以名

薦是年有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允元文儒異等科

崔備褚廷誨及第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

七年文詞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九年正月詔曰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孫吳可以運

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舉旗或臨戎却寇堪

為一保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棲遲並委

府縣搜揚高木氏命草戰自舉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白謙及第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舉是年應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舉

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吳肇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韓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正月詔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下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挽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是年舉王霸科劉瑞及第

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圖李廣琛及第

二十七年正月制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

二月制草野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者所由長官以禮徵送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詔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

有軍謀越衆或武藝絕倫者具以名薦是年有舉文

詞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載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載二月詔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清白著聞詞

藻宏麗軍謀出眾武藝絕倫者任自舉是年舉詞藻

宏麗科

楊綰及第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詔有直言極諫才能宰牧文詞

博達武藝絕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聽詣闕自陳

二年十二月詔其有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

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法理軍謀制勝武藝絕倫

並任於所在自舉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員

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

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

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策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詔有懷才抱器安貧守節養素

丘園為眾所知者具以名聞諸色人中如有孝悌力田

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各以名薦

永泰元年正月制孝悌力田懷材抱器遺逸未經薦

達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

大曆元年十一月制天下有安貧樂道孝悌力田者

具以名聞朕當親自策試

二年應樂道安貧科

楊膺及第

五年六月詔内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以下并草

澤中有碩學專門茂才異等智謀經武諷諫主文者
仰所在表薦

六年諷諫主文科 鄭珣瑜李益及第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六月詔天下有才業
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具以名聞諸色人
中有孝悌力田及以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
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聞自陳者亦聽

建中元年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姜公卿元直樊澤臣元膺

及第 文詞清麗科 奚陟梁輔劉公亮 經學優深科 孫玘

及第 高蹈丘園科 張紳衡良儒 軍謀越衆科 夏后審

鄭儋陵正周 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 郭黃中崔浩

正元元年九月詔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第三等人

委中書門下卽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卽優與處分

第五等人卽與處分是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科 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邵裴復柳公綽歸登李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熊執易劉 識洞韜畧堪任將帥

科 許贇

四年正月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

叢穴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以名聞親當

策試是年四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崔元輪

李藝崔農史牟陸震柳公綽趙修徐弘毅清廉守節
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正真及第
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

九年十一月制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盡諫
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
嘗叅官及州府長史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十一年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珣王璠朱諫
堯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鏐王仲舒
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林丘穎及第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朱頴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張平叔李

十一年三月諸州准制薦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蔡茂
等九人並授試官令給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憲宗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韓
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瑄羅讓崔護薛
存慶韋珣李瑀元修蕭俛傅歸柴宿及第達於吏

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二年正月制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

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儒皇甫湜
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苞
郭球姚袞庾咸及第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

利蕭陸及第

十四年七月詔諸色人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

以理人者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

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是年十二月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嚴寵任晚呂述姚中立韋曙李回崔叵崔龜從

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崔胤軍謀宏

遠材任將帥科

吳思本丁商卿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子思玄及

第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三月詔諸色人中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人師詳閑吏理

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將者委嘗叅官并諸道

節度使觀察諸州刺史各舉所知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唐伸楊儉韋端符舒

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暉韋繇李昌實嚴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及第

詳明吏理

達於教化科

韋正貫及第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裴蔚侯平章及

第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制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嘗叅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

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裴休裴素李邕南卓李其

并牧馬維鄭亞崔博崔興王式羅邵京崔

渠韓賓崔慎由苗隋韋昶崔瓊崔謙及第

達於教化科

宋昆及第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鄭冠李式及第

開成元年正月制其有藏器俟時隱身巖穴奇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各以名聞

梁太祖開平三年制其有卓犖不羈沉潛用晦負王

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度經術可以辯疑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

四年九月詔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王霸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經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以不次委以非嘗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中書奏尚書禮部貢院申當司奉今月六日勅吏部流內銓狀據白院狀當司先唯禮部貢院牒據成德軍解送到前進士王蟾狀請罷攝梁州司功叅軍應宏詞舉前件人唯格例應

重科合在吏部其王蟾弁牒解送吏部請准例指蹤者當司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分拆近年事例如何者伏緣近年別無事例今檢登科錄內爲僞梁開平三年應宏詞科二人前進士余渥承旨舍人李思考官二人司勳郎中崔景兵部員外郎張貽憲者再具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准例指揮者其前進士王蟾應宏詞考官試官合在流內銓申請者前進士王蟾請應宏詞伏自近年已來無人請應今詳格例合差考官二人又緣只有王蟾一人獨應銓司未敢懸便奏請差官者奉勅宣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

伏以舉選公事皆有格條准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准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人與知銓尙書侍郎同考試聞奏又准格節文內准太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勅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其請應宏詞舉前進士王蟾當年放及第後尋已闕送吏部訖若應宏拔例得南曹判成卽是科選選人事理合歸吏部况緣五科考試官只考學業難於同考宏詞者奉勅王蟾宜令吏部唯徃例差官考試

長興元年八月三日尚書吏部奉據禮部貢院牒送
到府試請應書判拔萃前號州盧氏縣主簿張岫親
書紙內對六節判肆通二粗唯例及第五上等其所
試判今錄奏聞奉勅宜令所司今後吏部所應宏詞
拔萃宜並權停

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制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世莫
不訪賢良於不陋求謙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
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
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人者昌於是乎在爰
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

晦而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駒莫
就於縻繫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
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
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歲貢舉人試例差官別考試
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其三千字以上當
日內成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來年
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時兵部尚書
張昭上言請興制舉故有是命

張昭士言精典時錄... 十日兼士味其登... 日內張文... 編或尚書... 諫請其致... 賈貢六五... 豫章黃國...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 豫章黃國... 較釋之

冊府元編

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 對故當時之論以晁董為稱首焉... 能間出彬彬儒雅見稱前史... 其奮發智慮講求理道仰稽於前訓俯流乎嘉話信

魁偉博達之士哉唐室全盛豪傑迭奮亦嘗當戶牖之法坐躬旰昃而前席故其讜言輿論有可尚焉若乃授經義以斥時病貢忠規而箴王闕吐發憤蕙宣導壅闕誠哲王之所樂聞者焉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孝文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帝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施延也音七鼓切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此音頻是寐切

以大禹能亡炎德夏以長桀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音子容切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日亂為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

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矣竝建豪英以為官師字或作帥音所

類切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止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師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

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輔

朕之不逮二三大臣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

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

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
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
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
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
志毋怠晁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曹窋參子也汝陰侯臣窳
夏侯嬰子也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公孫昆邪也昆音下所選
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
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莞子而為

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
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古之傳若
高皇帝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
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
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廼以臣錯充職甚不稱
明詔求賢之意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
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
堂之上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
生之類亡不復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

音直 畧切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

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

時膏露降茸露凝 如膏五穀熟妖孽滅賊氛息民不疾疫

河出圖雒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

四海此謂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

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

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

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華然後為之取人以

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

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

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

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霸

之臣明之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

事五霸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

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

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

為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

併符元龜 貢舉部 卷之六十四 四

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顧酬也。若今言催債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服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主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僻之行，外亡

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得安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方於五霸而賜愚臣策曰：輔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主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

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者讀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罷讀矜奮自賢羣臣諂諛驕溢縱恣不顧禍患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逖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倡讀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整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媯煩繞也音如紹切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孥非謗不治非讀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庶孽蓄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罪人各以輕重不逃亡有年而免蒲其平免為庶人也後宮出嫁尊賜孝弟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
 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
 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
 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
 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
 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
 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

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
 者意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
 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
 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
 遺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
 不及突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時賈
 詔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士將開大
 董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
 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朕獲承至

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求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
 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褒弋授切
盛服貌也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
 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
 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

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
 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
 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修何飾
 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
 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
 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

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

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毋

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

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音其兩切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讀日旋速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

懋哉懋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繇讀與由同繇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

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

也易其化人也著著明也易音弋鼓切著音竹劬切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

冊府元龜 貢舉部 卷之六十四 九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繇讀與由同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
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
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
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

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
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入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
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皆積善參德之效也參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
統理群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
上畜讀曰畜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謬繆而妖孽生矣繆古戾字
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命也性者
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

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斲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卒以陽成歲尚德不尚刑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

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
 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
 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顛為自恣
 苟簡之治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顛與端同故立為天子十四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
 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鬻頽抵冒殊杆杆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
 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
 秦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

而姦生令下而詆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
 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
 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當欲善
 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
 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
 則災異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
 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
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
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
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昃與不暇昃同
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
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
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
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琢謂刻為又曰非
文王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也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

虛秦國見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虜讀

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

洪業皆在立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
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
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
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負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
許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
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於篇無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

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
 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
 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殂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
 舜舜知不可辟辟讀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能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
 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萬
 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
 萬事見素王之文焉錄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
 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
 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而所先制者改正

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
 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人項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
 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增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

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

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

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

之吏

慳痛也音慳

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群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

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魯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參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
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
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
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
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虜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
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
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熟之復之詩不云虜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
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

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
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
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
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
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
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
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
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
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
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
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灾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
恠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灾異之變以此見人
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
亦言天之一端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凡
已夫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今世廢而不修亡
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
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
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

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事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朕虚心以改臣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殘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道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

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抹古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

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
 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
 論詒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
 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厘能
 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
 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
 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
 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
 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
 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
 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
囂讀與啓同音
 啟啓衆怨愁
 也之聲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衆其奴婢
 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
 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朘音惟謂轉寒蹙也寢以大窮富者
 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
 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數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
 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

夫紅女和虘

紅讀曰工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

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訟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誦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倣
 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
 哉夫皇皇求財利當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當恐不能化民者士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
 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
 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
 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
 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較之官

較音校
下教切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

公孫弘菑川人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
 博士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
 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盡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其露降
 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童無草木也
涸水竭也各
切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雉出圖書父不喪子
 兄不哭弟地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

跛行喙息咸得其宜 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穢切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
 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
 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
 何繇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
 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
 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
 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
 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

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
 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
 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信有次第也遠音七旬切其字從延 罰當
 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
 也故民者業之仰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
 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
 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
 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
 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
 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而無疾無疾則不
 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
 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雒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
 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

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
 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
 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
 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
 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
 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乖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
 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孽也桀紂
 行惡受天之罰禹王積德以至天下因此觀之天德
 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臣弘愚贖不足以奉大對

大對大問
之對也

時對者百餘人

大嘗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

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馴順也

至可牽持駕服惟人之從從人意臣聞操曲木者不累

日操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操音人九切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

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好音呼到切惡音故切朞年

而變臣弘尚切遲之帝異其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貢舉部

卷之六十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璠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四十七

對策第二

漢谷永字子雲為太嘗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

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嘗陽城侯

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

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

飭與勅同

又下明

詔帥舉直言帥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帥衆也燕見紬釋以求

咎愆紬讀曰抽紬釋也者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

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

宮般樂游田般讀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灾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

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妄失中與婁古屢字

也內寵大盛女不尊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

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

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達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祿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

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

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佚之樂罷歸倡優之

咲咲古笑切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嘗循

禮而動躬親政事政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

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

冊府元龜 貢舉部 卷之六十四

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

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

姬以成伯功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又曰

丹姬楚文王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傳寫誤耳伯

讀口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

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

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

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

財勿與政事與讀日預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

閨門右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

誰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

敦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嘗伯之職者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

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

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

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

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艾讀日又經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

冊序二絕 貢舉部 三

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
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
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
怨於下也秦君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
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
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
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
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
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
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
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
乃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享用五
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令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
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
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
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對奏天子異焉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
之效禍亂所極言關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

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嘗論廢

未殺掃滅也殺先曷

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害

已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

也

杜欽字子夏成帝時為大將軍王鳳武庫令乞骸骨去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

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

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

觀得失之蹤迹也二

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

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

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

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

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攷變異

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

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

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

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

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

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
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
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
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
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遊躬
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繇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
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
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
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
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
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此殿在未央宮

策曰天地

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者
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
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

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

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夫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杜鄴爲涼州刺史以病免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帝以皇后父孔鄉侯傳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朋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

碎首不恨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

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

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隱三年紀侯使履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

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

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

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

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

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

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

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

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明夷明傷也初登於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後入於地者言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坤以法地為王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

入於地也

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

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

其事昔魯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

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

董宏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

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

傳遷也

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

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有寵過故及

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

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

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侍帷幄布在列

位

不問賢與不肖皆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

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

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

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

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漬猥正尤在是

尤過也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

此殆不在它繇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

傳遷鄭業等天變不容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

應佑讀日祐應謂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

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

以厭下心厭滿也因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

神收還威怒積祥福祿何嫌不報
後漢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任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
政朝多猜忌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
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
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
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
朝廷不考功較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
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
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闢四
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

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
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
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
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
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
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
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
卑其執不嫻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
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
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介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不至不思其危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蒲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弊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

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纍卵王者承天順地頒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休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遣其罷歸田

里

李固漢中人辟司空掾不就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輔正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故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衛尉賈建舉固固對曰臣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摧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

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已復踰前轍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沛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嘗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卽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阿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微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全存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此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幾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繇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暨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天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知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臣父

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
 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詔又特問當世之敝
 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人主日月同
明四時合信
 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垂
兄日妙月
 則摧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
 職成官繇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
德者乃可加爵
 也命今之進者惟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
 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
 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

奪主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為平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至今聖躬狼狽

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

殆危也

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

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
 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
 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
 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
 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
 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

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自

知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

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謂老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

子而續漢書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

復云老子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

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

母國內皆無娶道故紀云大夫名正其尊以高爵尚

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壁也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步兵較尉莫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

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

請託故也而中嘗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

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誦偽之徒

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嘗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

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所以輕厚

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

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廸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

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

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天理在斗中司

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諭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

舌口使言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天皇於是斟酌元氣陳有條理

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

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

書內則嘗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

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三千石外統職事內受

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

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

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此言

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繇此言之本朝號令豈

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開則仁義道

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失

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

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嘗侍二人方直有德者

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

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衆對以固對爲第一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馬融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日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調澍嘉生繁殖天失其度則咎徵竝至飢饉薦臻合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

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夫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太急致寒太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矣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竝至賊盜之原所繇起也古之仰

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
嘉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贍而人足量其財
用以爲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
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不失矣妻子以
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
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
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
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生樂業
盜賊消害不起矣

張衡爲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衡對曰臣

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
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滕而反風至天
人之應速於彰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
茲聞者京都地震雷赫怒夫動靜無嘗變改正道則
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
孝行行有餘力則學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
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
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
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
制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一大臣一旦免黜十

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事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少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堂閣秘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於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矣修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外本開金銀而又風至天周舉爲尚書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詔書以舉才

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愴大申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繇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

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逾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城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

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者宜急出斥之臣舉自外藩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之

皇甫規安定人爲郡功曹舉上計掾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舉規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

聚馬戲譟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竝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日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嘗侍充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位爲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爲姻族今日位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茅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其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

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
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
拜郎中託疾免

歸後爲度遼將軍元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蝕詔
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歸後對曰天之於王者
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灾妖使從福祥陛下
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灾異猶
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

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切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

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無端虐
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
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
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可降對奏之不省才
荀爽字慈明一名諳穎陰人延熹九年太嘗趙典舉
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
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
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
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
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

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昔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

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夫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民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

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亥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舜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祥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序者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

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微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

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一皆遣出使成好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
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
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
俗足用之要奏聞卽棄官去

